

北美高校“共同阅读计划”的实践与启示*

■ 刘云¹ 高凡² 李颖¹ 朱维凤¹

¹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成都 610031 ²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成都 610031

摘 要: [目的/意义] 了解北美高校“共同阅读计划”的实施情况、类型和特点,为我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提供参考与借鉴。[方法/过程] 通过调查北美高校官方网站,收集、整理并分析其中与“共同阅读计划”相关的信息,归纳出 5 个显著特点:对标母体机构战略并由专门机构负责;借助“讨论环节”实现“师生共读”;超越单纯的“阅读活动”而追求多向融合;以“共读”拓宽学生多元素养的基底;通过多维度评估促进“共读”优化。[结果/结论] 我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需要注意从以下方面做出努力:根植于母体机构的目标与定位;重视教师参与并为其提供必要支撑;借助“阅读”实现多实践的融合交叉;依托“阅读”拓展大学生多元素养;丰富评估维度并体现对学校的价值和贡献。

关键词: 北美高校 共同阅读计划 大学生阅读 阅读推广

分类号: G251

DOI: 10.13266/j.issn.0252-3116.2021.20.014

阅读对大学生具有重要的作用,大学生的全面成长和创新能力的提高离不开阅读。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界都十分重视对大学生阅读素养的培养和提升。如北美高校“共同阅读计划”已开展了数十年,覆盖面广,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理念和做法。我国高校也开展了具有共同阅读性质的实践:2009 年,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举办的“同读一本书”活动,要求学院新生共读学院推荐图书;2010 年,北京师范大学开展的“师生共读一本书”活动并提供分享交流平台;2014 年,陕西科技大学开展的“同读一本书”小型活动,全程均由图书馆组织与策划;西南交通大学自 2014 年起由图书馆牵头发布本校 96 本经典书目,并倡导全校共读;2015 年,南京大学面向新生开展“悦读经典计划”;2016 年,电子科技大学在本科生层面推动阅读“经典 60”。此外,还有省级高等学校图书馆情报工作委员会主办、众多高校图书馆组织参与的共读活动,如湖南省高校自 2013 年起的“一校一书——经典、精读、经世”活动、四川省高校开展的“阅读战‘疫’——探索科技与生命的意义”共读活动等。

作为阅读推广的一种形式,我国高校的共读实践对倡导阅读文化、提升大学生阅读素养、落实立德树人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目前高校图书馆主导的共读实践乃至阅读推广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亟需借鉴其他国家的同类良好实践经验以寻找解决方法。北美高校的“共同阅读计划”对促进大学生的阅读与学习、推动所在母体机构的教学教育发展发挥了良好效用,对其进行考察和研究,可为改进、提升我国高校共读实践及阅读推广形成有益参考。

1 国内研究现状及调查样本来源

“共同阅读计划”已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如鄂丽君^[1]考察了其合作机构、读者获书方式;赖晓静^[2]分析了其选书机构与流程,以及共读书籍的体裁、主题、数量等因素;吕雪梅、冯展君、寇爽等则先后聚焦于美国高校“新生共同阅读计划”,其中吕雪梅^[3]注意到其提倡与作家面对面交流、注重不同学科领域交叉与综合的特色;冯展君^[4]考察了其实施流程、开展方式等;寇爽^[5]关注到其目的与实现途径。总体而言,当前

* 本文系 2019 年度四川学术成果分析与应用研究中心课题“基于学位论文引文分析的馆藏建设与评价研究——以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为例”(项目编号:XSCG2019-009)和西南交通大学 2020 年校级本科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构筑三堂互融信息素养混合式教学体系,培养大学生学术创新能力”(项目编号:20201029)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刘云(ORCID:0000-0002-2034-4025),副研究馆员,博士,E-mail: xkfwly@swjtu.edu.cn;高凡(ORCID:0000-0003-3693-6213),研究馆员,博士;李颖(ORCID:0000-0002-8173-6540),馆员,硕士;朱维凤(ORCID:0000-0003-3268-4251),馆员,硕士。

收稿日期: 2021-02-19 **修回日期:** 2021-07-14 **本文起止页码:** 135-141 **本文责任编辑:** 王传清

国内学者对“共同阅读计划”的研究方具雏形,尚有未尽之处:其一,缺乏对其发展脉络的历时性梳理,且只聚焦于美国,对进行了同类实践的加拿大的情况并未涉及;其二,对其所出现过的类型的归纳还有疏漏,对其特点的发掘还有待深化。

基于此,本文通过微软 Bing (<http://cn.bing.com/>) 对北美高校网站进行调研,根据网站中相关内

容的可获得性与丰富程度,参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 S. News & World Report) 大学排名和 QS 世界大学排名,最终确定了 30 所开展过或者尚在开展“共同阅读计划”的北美高校作为调查样本(见表 1)。这 30 所高校涵盖公立、私立及社区学院等不同类型,以求对北美高校“共同阅读计划”的发展情况、影响范围、类型、特征有更为全面地把握和了解。

表 1 调查样本一览

编号	院校名称	类型	编号	院校名称	类型
1	科林学院(Collin College)	社区学院	16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University at Buffalo,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公立
2	磻谷社区学院(Moraine Valley Community College)	社区学院	17	东伊利诺伊大学(Ea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	公立
3	查菲学院(Chaffey College)	社区学院	18	加州州立大学贝克斯菲尔德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Bakersfield)	公立
4	贝拉明大学(Bellarmino University)	私立	19	斯托克顿大学(Stockton University)	公立
5	匹茨堡州立大学(Pittsburg State University)	公立	20	路易堡学院(Louisburg College)	公立
6	德州农工国际大学(Texas A&M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公立	21	加拉德特大学(Gallaudet University)	私立
7	鲍尔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	公立	22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公立
8	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	私立	23	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公立
9	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Brooklyn College)	公立	34	弗吉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公立
10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	公立	25	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 of Kentucky)	公立
11	迈阿密大学(University of Miami)	私立	26	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	公立
12	艾伦大学(ELON University)	私立	27	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	公立
13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私立	28	尼皮辛大学(Nipissing University)	公立
14	坦普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	公立	29	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	公立
15	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Appalachian State University)	公立	30	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	公立

2北美高校“共同阅读计划”的概貌

北美高校“共同阅读计划”实质上是同一类性质的阅读活动的统称,是为让特定的学生群体、整个校园或邻近社区参与阅读并讨论选定文本或书籍而采取的举措及其总和^[6]。北美高校“共同阅读计划”有许多活动品牌。如科林学院、贝拉明大学等的“同一本书”(Book in Common)、查菲学院和磻谷社区学院的“一院一书”(One Book One College)。匹茨堡州立大学的“为争取权益和保持多元而阅读”(Readings for Empowerment and Diversity, READ)、德州农工国际大学的“阅读环球”(Reading the Globe)、加拿大女王大学的“女王的读物”(Queen's Read),名字中虽然未见“共同”的字眼,实际也是北美高校“共同阅读计划”的本地化品牌。

现有资料表明,北美高校“共同阅读计划”已有数十年历史。早在 1965 年,拉斯和威尔逊就曾在其合著的《大学生指南》(The College Student's Handbook)中提

到,越来越多的大学要求或建议大一新生,在入学前的暑假阅读一本或几本书籍,然后在迎新期间或第一学期初期,由教师或高年级学生主持讨论^[7]。不过,“共同阅读计划”在美国高等教育界的流行,乃是受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兴起的大学新生体验(First-year Experience)运动的催化。该运动旨在增强大学新生在一年级的学习体验,“共同阅读计划”是其特别重要的环节和方式。

据迈阿密大学官方网站公开信息显示,该校开启“共同阅读计划”的时间较早,在 1982 年就为新生指定了第一本共读图书。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的最初 10 年,开展“共同阅读计划”的北美高校逐渐增多:艾伦大学 1992 年推出了面向新生的第一本共读读物;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1994 年开始进行夏季共读计划;坦普尔大学紧随其后,自 1995 年开始实施;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则从 1997 年起要求新生阅读同一本书;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东伊利诺伊大学、杜克大学、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等高校,也先后在本校实施了

“共同阅读计划”。至 2006 年前后,“共同阅读计划”在全美高校掀起热潮。从 2007 年 A. Twinton 统计的数据来看,当时美国有超过 130 家高等教育机构参与其中^[8]。又据美国全国学者协会的调查统计显示,仅 2019 年就至少有 475 所高校开展了“共同阅读计划”^[9]。这些高校分布于美国 47 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覆盖了除夏威夷、新墨西哥州以及怀俄明州之外的美联邦其他部分。可见,开展“共同阅读计划”已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界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加拿大境内也陆续有高校实施“共同阅读计划”。如麦克马斯特大学 2005 年 6 月发布了第一本共同读物;2010 年尼皮辛大学最开始是在应用与专业研究学院尝试开展“共同阅读计划”,其后逐渐发展成为一项全校性活动。2012 年女王大学启动了“女王的读物”,让学生在阅读共同读物的过程中,经由在线论坛及迎新期间由朋辈主导的讨论组加强联系。此外,卡尔加里大学也实施了本校的“共同阅读计划”。

3 北美高校“共同阅读计划”的类型

按照举办的周期不同,北美高校“共同阅读计划”分为迎新型、学期型、学年型 3 种类型。其中,迎新型“共同阅读计划”要求新生在报到前阅读指定图书,在新生报到后,组织其参加围绕阅读而设计的一系列活 动。这种类型的“共同阅读计划”多只在迎新期间开展,并随着迎新期的结束而结束。但也有例外,如鲍尔州立大学通过在线论坛的方式,让新生在到校报到之前就开始讨论共读文本。学期型“共同阅读计划”是针对新生或非新生,要求学生在每年的第一学期参与。这种类型的“共同阅读计划”围绕阅读进行规划并贯穿整个学期,其呈现形式可以是课程化的,也可以是课外活动化的。加州州立大学贝克斯菲尔德分校的“阅读竞跑者”(Runner Reader)项目,就是一个在学期中进行的“共同阅读计划”案例。学年型“共同阅读计划”也是针对新生或其他学生,并持续整个学年,其中共读文本的作者到校访问环节通常以系列讲座的形式呈现。

按照依托对象不同,北美高校“共同阅读计划”可分为基于课程和依托社区两种类型。基于课程的“共同阅读计划”,一般设置在某门课程中,或者设置在某种学生培养项目中。如新生研讨课(First-year Seminar)的所有学生都可能被要求阅读一本共读书籍,并参加课内外的活动和讨论,而选定的阅读材料可以作为课程的教材。依托社区的“共同阅读计划”,则是指

高校师生参加大学所在地的社区或公共图书馆所开展的“一书一社区”活动(One Book One Community),这种类型的“共同阅读计划”将大学和社区关联起来,既拓宽了大学生的视野,也使社区受益于高校的文化资源。

北美高校的“共同阅读计划”在具体实施中并非遵循固定不变的模式,个别学校每年会根据目标、受众和 时间安排做出调整。尽管活动规模、类型、名称存在差异,目的也各有侧重,但北美高校的“共同阅读计划”也呈现出高度相似的一面,即:几乎全都植入到新生入学教育之中,从新生到达校园的第一天起就为新生提供学术体验,加强学校的学术氛围,最重要的是借此使新生与朋辈及教师发生联系,帮助新生顺利融入大学校园生活,创建共同体意识。北美许多高校的“共同阅读计划”也是基于这一目的,并扩展为包含课程在内的综合项目,让教师、学生和校内其他成员参与到“共同”学习中。

4 北美高校“共同阅读计划”的特点

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北美高校“共同阅读计划”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鲜明的特征。其中,以下 5 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对标母体机构战略并由专门机构负责;二是借助“讨论环节”实现“师生共读”;三是超越单纯的“阅读活动”而追求多向融合;四是重视通过“共读”来拓宽学生多元素养的基底;五是注重通过多维度评估促进“共读”的优化。

4.1 对标母体机构战略并由专门机构负责

北美高校“共同阅读计划”目标的确立是基于母体机构的发展目标与战略规划,或至少会与母体机构中较为重要的变化相关联。在实施“共同阅读计划”时,北美高校注重与校内其他促进学生成功的培养举措进行结合,如新生研讨课、学习共同体,以便为学生围绕共读书目开展相关研讨和写作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面向新生开展的“共同阅读计划”尤其如此。如 1993 年坦普尔大学在校内启动“学习共同体”的构建计划,1995 年开始实施“新生研讨课”建设。该校的“共同阅读计划”最初就是为了提高学生在“学习共同体”的参与度而策划的,将学生、教职员工和学校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聚集在一起进行讨论和辩论;并在学习共同体、新生研讨课和其他可能讨论文本的一年级课程中促进跨学科思考和对话^[10]。1997 年,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启动的“共同阅读计划”,滥觞于该校 1996 年的一次校级务虚会。在当时的会议上,决策层和教

师一致认为应该在校内对大学教育的学术目的加以重视,继而引发了有关改善校园学术氛围的必要性及方法等的广泛讨论。其后,数学科学系主席和通识研究部主任尝试合作开发了“暑期阅读项目”。与针对大学新生的已有培养举措结合,为北美高校“共同阅读计划”的启动提供了足够数量的参与者。同时,在了解校园整体发展的背景下策划和实施“共同阅读计划”,也有利于组织者对其进行合理调整与完善。

大多数北美高校为“共同阅读计划”设立了专门机构,负责为图书的选择进行意见征求、小组讨论、筛选等,最后向全校公布遴选结果^[11]。以加拿大女王大学为例,该校的共同读物是由一个咨询小组确定的。该小组成员来自母校协会(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学生协会)、学生事务处、居住生活处、新生体验办公室、学生学业成功服务处、女王大学学习共享空间和作家节的代表组成。而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共同阅读委员会成员更加多元,来自于该校副院长委员会、国际交流办公室、机构平等与多元化办公室、学院发展办公室、一年级新生、研究生、移民背景学生以及学生家长和家庭服务部人员等。

4.2 借助“讨论环节”实现“师生共读”

北美许多高校的“共同阅读计划”都设置了讨论环节,让学生与朋辈及教师一起围绕共读文本的主题进行讨论。讨论环节的设置体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如加拉德特大学曾围绕米奇·阿尔博姆(Mitch Albom)的小说《相约星期二》(*Tuesdays with Morrie*)举办过不同类型的讨论活动:社会工作部以该书改编的影视为媒介,为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举办了一次讨论;多元文化学生项目办公室主办了一次图书讨论午餐会;图书馆举行了一次对社区开放的小组讨论会。而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会在新生到校后,要求他们参加由教师志愿者或共读活动实施人员主持的讨论。在南卡罗来纳大学,学生们会在共读文本的作者进行主题演讲后,会以讨论组的形式参加由教职员主持的讨论,并到图书馆参观相关展览。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共同阅读计划”的实施人员中包括常驻顾问、教师、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助理,他们会组织新生在宿舍中展开讨论,以此向新生传达该校的教育理念:注重阅读,鼓励与教师和朋辈的交流,倡导分享观点,培养学术兴趣。坦普尔大学的“共同阅读计划”将讨论环节安排在早、午、晚三餐时段内,在校园之中的不同餐厅,举行长达一小时的名为“舌尖上的阅读”的讨论活

动。加拿大女王大学“共同阅读计划”的讨论环节则被纳入定期的班级活动,学生们根据在新生研讨课上分成的讨论组参与讨论,讨论组通常由教师主导,任务之一是为在作家座谈会上向作者提问、参与互动对话、分享对文本的看法做前期准备。

北美高校“共同阅读计划”的讨论环节很好地体现了“共读”的内涵,通常以小组的形式来组织,主导者一般是教师、高年级学生或校园社区中的其他人员。主导者一般会提前接受相关指导和培训,确保在实时讨论时最大程度地调动互动和对话。讨论环节更是常被纳入迎新活动,使新生借此初步了解并感受大学的课堂氛围和学习模式,同时也是吸引教师参与到“共同阅读计划”中的好机会。

4.3 超越单纯的“阅读活动”而追求多向融合

北美高校“共同阅读计划”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阅读活动”而追求多向融合,即:一方面尝试融入不同性质的课程;另一方面尝试在阅读中进行写作素养及信息素养教育的交叉融合。

在北美,一些高校的“共同阅读计划”进行了与课程相互结合的实践,其中,有些是与通识教育课程的结合,有些是与专业类课程的结合。前者如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的“一本书”与通识必修写作课(英语1301)相糅合,为学生提供了参与到与文本相关的跨学科讨论的机会;路易斯堡学院的“共同阅读计划”也融入到通识必修写作课中,写作课使用的是“共同阅读计划”的共读文本,而“共同阅读计划”的辅助性课外活动,如每周一次的广播节目、系列电影等,为写作课的教与学提供了多样化支持。后者如弗吉尼亚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为工科学生设计的共同阅读活动,是与专业导读课科学、技术与社会(STS1500)进行了结合。肯塔基大学针对药学专业一年级新生开展的共同阅读活动,共读文本也被尝试融入部分专业课程中,包括生理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生理学、药学实践入门和病人护理实验课等,并为此向任课教师提供包括案例研究、将课程概念与课文相融合的论文等相关辅助资源。

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参与也是北美高校“共同阅读计划”的一个显著特点。以约克大学为例,该校图书馆的一名代表参加了“共同阅读计划”委员会,参与到共读书籍选择、共读计划宣传、图书馆资源和服务推广以及课外活动策划中。通过上述活动,图书馆将信息素养融入到“共同阅读计划”中,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另外,还有加州州立大学贝克斯菲尔德分校的“阅读竞跑者”项目,所选共读文本被作为

CSUB 101 以及 3 门新生作文课必修课(英语 80、英语 100 和英语 110)的教学用书。图书馆开发了 9 个信息素养模块,每周在课堂上介绍信息检索技能,并要求学生当周完成课外作业,作业内容包括要求新生探索图书馆,熟悉图书馆有哪些服务可以帮助他们取得学习上的成功。

4.4 以“共读”拓宽学生多元素养的基底

北美高校“共同阅读计划”的一些实践,体现了通过“共读”拓宽与学生专业学习相关的其他素养基底的倾向性,如培养批判思维能力、伦理意识、合作意识和终身学习的意识等。

如密歇根大学工程学院曾围绕威廉·卡玛夸文巴(William Kamkwamba)的自传体小说《驭风男孩》(*The Boy Who Harnessed the Wind*)策划共同阅读活动。《驭风男孩》讲述了发生在非洲马拉维地区一个落后乡村的故事。当地在 2002 年尚无自来水,也没有通电,14 岁因贫穷失学的少年威廉,在图书馆被一本关于描写能源如何发挥强大力量的图书所启发,立志用知识点亮自己和家乡的未来。最终,他通过刻苦自学和不懈钻研,成功发明出风车发电机。密歇根大学工程学院围绕这本书所进行的共读活动,旨在促进学生对有关工程师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责任的讨论,并特别强调工程师具备技术以外的能力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树立终身学习意识。

斯托克顿大学健康科学学院曾以脑科学家吉尔·波尔特·泰勒(Jill Bolte Taylor)的自传体小说《我的顿悟之旅:一位脑科学家的个人旅程》(*My Stroke of Insight: A Brain Scientist's Personal Journey*)为共读书目开展了共同阅读。在书中,泰勒描述了自己突发出血性中风后感知方面出现的巨大变化,以及通过康复训练最终恢复行动力的经过。卫生专业的所有研究方向(护理、公共卫生和健康科学方向、职业治疗、沟通障碍和物理治疗)都开展了与共读相关的课程学习活动,包括反思性作业、线下线上论坛,并策划了一个全校性的活动,即围绕共同阅读进行跨专业小组展示和讨论。斯托克顿大学健康科学学院开展共同阅读的目的是对学生的专业素养、同理心、道德行为等进行引导和培育,让这些未来从业者认识到进行跨专业合作的必要性,并且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意识,以及对因专业不同而体现出来的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差异的尊重。

4.5 注重通过多维度评估促进“共读”的优化

北美高校普遍较为重视对“共同阅读计划”的评估。评估通常采用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其中定量方

法如调查或数据研究,定性方法如学生访谈、写作提示或焦点小组。评估过程中所重点关注的问题一般也都因机构而异,即便是在同一高校内所进行的评估,每年也可能有所不同。如南卡罗来纳大学对本校“共同阅读计划”进行定期评估,通常是在当年八月中旬活动之后,被调查的对象包括讨论主持人、学生参与者以及未参与者。评估要求学生和讨论主持人对书籍选择、资源材料、信息的及时性、主旨发言人、讨论体验进行评分。不参加的学生则需要提供不参加的原因。十月初汇总评估反馈,发送给规划委员会成员,并就相关方面做出改善决定,以使其后的活动更加有效或更具包容性。尼皮辛大学会在讨论环节结束时,对一年级学生以及主导讨论的教职员工进行调查,调查结果用于策划下一次共同阅读计划。设置的问题包括选书标准是否有效、共同读物的体量是否合适、作者对学生是否具有足够吸引力等。此外,还要求学生提供所在学院,以便调查学生对共同读物的看法是否因学科而异,某一特定学院的学生对共同读物的反应和其他学院学生有何差异。

北美高校关于“共同阅读计划”的评估包含了参与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聚焦于那些可以改善的因素,并主动将评估结果向学校决策部门进行推送和展示,提供阅读对学校发展所带来影响的证据。

5 北美高校“共同阅读计划”的启示

当下,国内高校图书馆主导的共读实践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较为突出的是:与学校的特色及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教师群体在其中的作用体现不足甚至缺位;与其他促进大学生学习的教学教育实践结合不足;对大学生专业素养之外的其他素养的辅助培养作用开掘不足;相关评估多停留在实践本身,评估面较窄,评估结果也缺乏对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支撑与促进的揭示和呈现。实际上,不单单是共读活动,我国高校图书馆面向大学生的阅读推广总体上也存在相似困局。而观照北美高校“共同阅读计划”,其在策划、组织和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对我国高校图书馆改善共读实践、提升阅读推广品质启示如下:

5.1 根植于母体机构的目标与定位

随着我国不断深入推进全民阅读、着力打造书香社会,阅读推广已成为高校图书馆的一项常态化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大学生阅读量、促进了书香校园建设^[12]。然而,国内很多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常因缺乏所在学校的自身特色,而呈现严重的重复化和同

质化倾向;也因为脱离本机构发展定位、战略目标,仅流于形式的热闹,未能凸显出图书馆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核心价值。反观北美高校的“共同阅读计划”,其中许多案例都和学校的发展目标及战略规划契合,并与校内其他旨在促进学生成长的举措实现了结合。因此,立足本机构的教育目标和实际需求,应该成为我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首先考虑的准则^[13];而支撑本校专业教学与研究特色,也应成为国内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努力的方向。

5.2 重视教师参与并为其提供必要支撑

高校图书馆对大学生阅读行为的影响相对薄弱,但教师对大学生阅读却有着天然影响力^[16]。国内高校共读活动以及其他形式的阅读推广活动已认识到任课教师参与大学生的阅读指导的作用,并进行了一些合作尝试。北美高校“共同阅读计划”十分注重教师的参与,除了吸纳教师参与到选书委员会、邀约教师为讨论小组的主持人之外,还在其他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如:对被选为小组讨论主导者的教师,提前进行主持技巧培训;对将共读文本融入课堂教学的教师,进行相关的教学策略培训,并为其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和阅读资源等。未来,国内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也应在不同的环节和流程中,为教师参与提供良好的“支架”,改善教师的参与体验,提高教师的参与积极性和参与成效。

5.3 借助“阅读”实现多实践的融合交叉

批判性思维能力作为 21 世纪人才的核心素养,其培养模式与策略一直是高校教育关注的问题^[17]。实际上,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并不能单独实现或体现,而总是和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以及信息检索能力互为里表、相互促进,呈现出一种复杂的递归关系^[18]。北美高校“共同阅读计划”中有不少案例将共读文本应用于写作课程,或者在阅读活动中植入信息检索技能模块,以求通过多向的交叉组合,对和大学生批判思维能力密切相关的其他能力进行综合提升。在今后的阅读推广中,国内高校图书馆应注意加强阅读素养、写作素养和信息素养的融合,同时积极探寻多种实践、多向融合的模式,使单纯的“阅读活动”变成多元的智力和学术体验,从而创新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路径。

5.4 依托“阅读”培育大学生多元素养

大学教育不能止于对既定知识的传授与技能技巧的训练,而是要具有人文教育和文化启迪的使命,要对人的能力、素质与精神进行全方位的文化塑造^[14]。其

核心任务在于培养学生反思能力,使单纯而散乱的知识转变成文化,并成为他们头脑和灵魂的一部分^[15]。在此种意义上,对学生阅读素养的培养和提升,成为大学教育核心任务的实现途径,也成为世界各国大学建设与发展中一个绕不开的主题。同时,我国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这也对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如何适应新时代育人要求提出更大挑战。因此,我国高校图书馆应以促进大学教育核心任务的实现为目的,坚持阅读的价值引领,依托阅读推广培育大学生的多元素养。

5.5 丰富评估维度并体现对学校的价值和贡献

近年来,作为知识密集型机构,高校正面临着当今高度发展的技术环境所带来的诸多挑战。高校图书馆也被期望更好地适应高等教育环境的变化,提供更为广泛的服务^[19],发挥更大的效能。而评估是判断并且呈现高校图书馆服务效力的有效方式。考察中发现,北美高校“共同阅读计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就是评估,并且,评估包含了参与者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注重评估结果服务于学校的发展决策。因此,我国高校图书馆在对阅读推广进行评估时,就不能只局限在图书馆的小圈子之内,而应当有更宏观的视野,使评估结果既能够体现出图书馆阅读推广对高校教学和育人阶段性工作的价值与贡献,又能够体现出图书馆阅读推广是如何服务于高校长期及总体发展目标的。

参考文献:

- [1] 鄂丽君. 美国大学的“共同阅读”活动考察分析[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4, 32(6): 18-24.
- [2] 赖晓静. 美国高校“共同阅读计划”书籍的选择策略分析及启示[J].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15(3): 85-88.
- [3] 吕雪梅. 美国高校“新生共同阅读计划”及其启示[J]. 图书馆建设, 2014(12): 66-70.
- [4] 冯展君. 美国高校“新生共读计划”——对于我国大学生阅读推广活动的基本借鉴[J]. 高校图书馆工作, 2018, 38(2): 57-64.
- [5] 寇爽, 杜坤. 面向大学新生阅读推广策略研究——基于美国“新生共同阅读计划”[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9(1): 100-105.
- [6] LAUFGABEN J. Common reading programs going beyond the book [M]. Columbia: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for The First-Year Experience and Students in Transition, 2006.
- [7] LASS A H, WILSON E S. The college student's handbook [M]. New York: David White Company, 1965.
- [8] TWITON A. Common reading programs in higher education [EB/OL]. [2021-05-30]. <https://gustavus.edu/library/Pubs/Lindell2007.html>.
- [9] RANDALL D. Beach books 2018-2019: what do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want students to read outside class? [EB/OL]. [2021 – 05 – 30]. <https://www.nas.org/reports/beach-books-2018-2019>.

[10] 吴彩凤. 美国“一城一书”阅读活动的推广实践及思考[J]. 图书馆学研究, 2013(3): 95 – 97, 91.

[11] ASHLEY T. Common reading programs; trends, traps, tips[J]. Academic questions, 2015, 28: 135 – 146.

[12] 蒋敏, 郭琪, 徐淑娟, 等.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育人的实践与思考——以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为例[J]. 图书情报工作, 2020, 64(18): 56 – 63.

[13] 成俊颖. 素质教育视角下的高校阅读推广实践探索——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为例[J]. 图书馆杂志, 2020, 39(9): 78 – 85.

[14] 李竹. 从专业训练到全人培养: 大学教育目的的迷失与回归[J]. 江苏高教, 2018(8): 52 – 55.

[15] 曹婧. 大学经典教育与意义世界的建构[J]. 教育发展研究, 2017, 37(1): 62 – 64.

[16] 苑世芬, 钱军. 美国高校对大学生阅读行为的指导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18, 62(8): 42 – 47.

[17] 陈静, 张萍. 基于微信平台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实践研究——以日语报刊阅读课程为例[J]. 中医教育, 2021, 40(2): 56 – 61.

[18] ABDULMOHSEN 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critical thinking: a theoretical study[J]. Journal of King Saud University-languages and translation, 2012, 24(1): 35 – 41.

[19] 黎景光. 北美高校图书馆的学生成功评估工作探究——以 Assessment in Action 项目为例[J]. 图书馆论坛, 2016, 36(11): 114 – 121.

作者贡献说明:

刘云: 提出研究思路、研究结构, 拟写提纲, 修改论文;
高凡: 指导论文修改;
李颖: 收集与整理资料, 校对论文;
朱维凤: 收集与整理资料, 校对论文。

The Practice and Enlightenment of “Common Reading Program” in North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u Yun¹ Gao Fan² Li Ying¹ Zhu Weifeng¹

¹ Library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²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s and Law,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implementation,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mon reading program” in North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reading in Chinese university libraries. [Method/process]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official websites of North American universities, we collected, organized and analyzed th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common reading program”, and summarized five distinctive features: aligning with the strategy of the parent institution and making the specialized institution responsible for it; realizing the “common reading program” by means of “discussion session”; going beyond the mere “reading activities” and pursuing multi-directional integration; broadening the base of students’ diversified literacy through “common reading”; and promoting the “common reading”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Result/conclusion] The promotion of reading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China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aspects: rooting in the goals and positioning of the parent institution;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teachers and providing them with necessary support; realizing the integration and crossover of multiple practices through “reading”; relying on “reading” to expand students’ multiple literacies; enriching the assessment dimension and reflecting the value of contribution to the university.

Keywords: North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mmon reading program college students’ reading reading promotion